

NANA

(法)左 拉 著 焦菊隐 译

娜 娜



安徽文艺出版社

I565.44
Z990.4

NA NA

(法)左 拉 著

娜 娜

焦菊隐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65.44

3990

(皖)新登字 04 号

娜 娜 [法]左拉著 焦菊隐译

责任编辑:江奇勇 装帧设计:丁明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 283 号)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 刷:马鞍山印刷总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6.625

插 页:5

字 数:400,000

版 次:1992 年 7 月新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40000

标准书号:ISBN7—5396—0836—6/I·750

定 价:14.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关于左拉的长篇名著《娜娜》

张英伦

长篇小说《娜娜》是杰出的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艾弥尔·左拉的重要作品之一，属于他的连续性长篇小说《卢贡—马卡尔家族》的第九部。众所周知，左拉是力倡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为了贯彻自己的主张，他原打算把这部共包括二十部长篇小说的巨著写成“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它首先要“研究一个家族中的血统和环境问题”，其次是“用事实和感觉描写出这个时代的社会面貌，并且在千千万万风俗和事件的细微末节中刻划出这个时代”。但实践的结果却是：在其中的一些出色的作品里，病理研究让位于社会研究，生物学的决定论让位于社会环境的决定论，现实主义取得了对自然主义的胜利。

《娜娜》就属于这些优秀作品之列。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娜娜，是《卢贡—马卡尔家族》的第七部小说《小酒店》的主人公——洗衣女工绮尔维丝和失业工人、酒精中毒者古波的女儿。她起初在一个剧团里当演员，演技蹩脚，却以其美貌而令许多人倾倒。她先同一个银行家相好，后又爱上一个演员，结果被人遗弃。她发现在那社会里没有任何人真正爱她，也没有任何人真正值得她爱，索性玩世不恭，操

起高级妓女的职业来。她让一个又一个贵族、资产者倾家荡产，似乎在以这种方式为下层人复仇，最后自己落得重病惨死。当娜娜的尸体正在腐烂时，街上喧声四起，法国向普鲁士宣战了。就是这场普法战争，加速了第二帝国的崩溃。

同《小酒店》一样，《娜娜》是对资产阶级道德和生活的无情揭露。左拉的写作笔记说明，这部小说中的事件是在一八六七年第二帝国表面上繁荣的时期开始的。但是作家已敏锐地预感到第二帝国的结局即将到来，所以着力在作品中渲染了日益迫近的崩溃的空气。女主人公娜娜就是他选择来进行巨大的社会概括的一个象征性的人物。按左拉的想法，这个形象就是第二帝国的象征。它有着光辉灿烂的外表，而内部却已腐朽。左拉写道：“娜娜腐烂的躯体，就是垂死挣扎中的第二帝国时代的法国。”娜娜的悲剧决不是用任何生理或病理的因素所能解释的，它只能是那个特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正是从她身上，反映出这个社会的不可药救的痼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与其说这部小说是对一个妓女的写照，莫如说是对一个社的写照。

这部小说也是左拉的艺术杰作之一。它充分显示出左拉的独特风格：文笔粗犷、遒劲；喜作翔实、准确的细节描写；人物形象突出；具有强烈的真实感。

出版前言

焦世宏 焦世安

《娜娜》一书译于一九四二年，是父亲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译成的。由于政治上的不妥协和艺术上的不苟合，他在重庆失业，贫病交加，几乎濒于死亡。为了生活，为了探诉社会的黑暗，他顶着国民党反动统治和经济上的两重压力，在茶馆，在小客栈里，陆续翻译了《文艺·戏剧·生活》、《娜娜》、《安魂曲》等几十万字的作品。《娜娜》一书，就是他靠借债维持着生活译完的。

从《娜娜》译出到现在，已经四十年过去了。父亲已长辞人世。在他逝世七周年的时候，我们委托安徽文艺出版社根据原译再版这本书，作为对父亲的一点纪念。在再版本书过程中，得到了庞薰琴教授、余秉楠同志以及其他同志们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谨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九八二年四月

第一章

晚上已经到了九点钟，万象剧院的场子里还是空空的。固然头层楼上和池座的前排，已经有了几个人，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等着，可是实际上，这寥寥的几个人，在昏昏的煤气大吊灯的降暗了光线之下，散布在那许多排隐约可见是铺着紫红丝绒垫子的空座位当中，简直就等于完全消失了。舞台前幕象一大块红渍，整个笼罩在一片昏影中，幕后，没有开的脚灯处，和台前零落地放着乐队的空乐架的地方，也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只在头顶上最高处，四楼的两廊座位里，有一片不断的嘈杂声，这些声音中，时时传来呼唤和大笑；那里已经一排又一排地挤满了妇女和戴工人帽子的头颅，一排又高过一排地坐在塑金花的柱子之大大拱形空间之下，头顶上紧贴着圆形的屋顶，这屋顶上画着裸体的女人和儿童飞翔在天空，这幅天空的图画，在瓦斯灯光下，变成了绿色。每隔几分钟，女招待员就出现一次，手里拿着戏票，领着走在她前边的一位先生和一位太太，匆匆忙忙记忆地往前走。他们找到了座位，坐下了，男的穿着晚礼服，女的坐在他旁边，纤弱而懒散地偎傍着他，眼睛向剧场四处慢慢地飘荡。

两位少年出现在池座的前排；他们一直站在那里，往四下里张望。

“你看我说的是不是，艾克多尔？”其中年纪较大的一个，一

个高个子，留着一小撮八字胡，这样大声地说。“我们来得太早了！你本来该让我把雪茄抽完了再来的。”

一个女招待员正经过。

“啊，浮式瑞先生；”她很熟悉地说，“还有半个钟点才开幕呢！”

“那为什么他们广告上说九点开演呢？”艾克多尔嗜嚷着，瘦长的脸上露出一点生气的神色。“就在今天早晨，戏里担任角色的柯拉蕊丝还跟我赌咒，说他们准九点开幕呢。”

他们两个沉默了一会儿，抬着头往高处看，仔细观察那几层楼上的那些昏黑的包厢。包厢里都糊的是绿纸，所以更显得茫茫了。再往下看，头一层楼上包厢的底下，池座里小包厢都埋在绝对的漆黑之中。这楼底下的第二排包厢里，只有一位肥壮的妇人，呆呆地靠在面前蒙着丝绒面的栏杆上。在舞台两旁高耸着的半圆壁柱之间，在台口包厢。厢栏上悬垂着长穗子的扇形彩饰，这里的包厢，哪一间也还都没有人来。剧场的面貌，和一片柔绿的气氛所烘托出来的黄白色建筑花饰，只能隐约地看清楚一半，就仿佛中间所悬着的那一盏大小晶瓦斯灯的火焰，所喷出的许多小光线，把整个场子都洒满了灰尘一样。

“你给绿西把台口包厢票买好了没有？”艾克多尔问。

“买好了。”他的同伴回答，“不过这张票我买得可真费了一点事。啊，不用担心，绿西不会早到的！”

他抑制下去一个轻微的呵欠，停了一会儿，然后说，——“你真是运气，你，你以前不是没有看过初演吗？今天这出《金发的爱神》一定会成为本季轰动一时的大事。六个月以来，外边已经就谈着这出戏了。喂，里边有多么好的音乐啊，我亲爱的孩子！这个包尔德那夫，是多么狡黠的一条狗，他真懂得经营，硬把这出戏一直留到如今开博览会的期间才演。”

艾克尔虔诚地仔细听着。他提了一个问题。

“那个新明星，就是要扮爱神的那个娜娜，你认识她吗？”

“你看你，你又来了！”浮式瑞伸出两只胳膊来，大声说。“从今天一大早，大家就来缠着我问娜娜。我遇见的人有二十个以上，左一个也问娜娜，右一个也问娜娜！可我又晓得什么呢？难道巴黎所有的风流女人，我个个都认识吗？娜娜是包尔德那夫创造出来的一个花样！一定是很漂亮的一个东西！”

他尽力在镇定自己，不过，那剧场里面的空虚，那吊灯所发出来的昏沉的光亮，和那个地方虽然充满了低语与关门之声，而依然唤起教堂一般的宁静感觉——这一切，都刺激着他的神经。

“不行，凭什么也不行，”他忽然说，“在这个地方呆下去，连头发可都要变白了。我——我得出去。我们出许在楼下遇到包尔德那夫。他会把一切详情讲给我们听听的。”

楼下，是一大间进门口的大厅，地下铺着大理石，售票处就在那里，观众开始来了。从敞开的三道门口望出去，晴和的四月夜晚，整个是扰攘激动的大街上的热烈生活，正传映进来。车轮的声音，突然停止在门前，车门吱呀地又再关上，人们开始一小群一小组的走进来，排班站在售票处，然后再爬上大厅尽头处的双路楼梯，上楼的时候，女人们从容不迫地摇摆着双臂。大厅四周的赤裸而灰白的墙壁上，只有一点点第一帝国时代式的装饰，看来仿佛是玩具的庙堂里的许多棵柱子。黄色的广告，在四面墙上，高高的展贴得耀眼。上边用黑体大写字母写着“娜娜”的名字。一些似乎胶着在人口的男人，都在读着这些广告，其余的人随处站着，专心在谈话，这样就把剧场的入口全给堵住；这个时候，在售票处的里面，硬梆梆地坐着一个块头很大的男子，生来一副宽大的脸，脸上刮得干干净净的，正对那些急于要订座位的人们。发着粗暴的谈话。

“包尔德那夫在这里，”浮式瑞下着楼梯时说。可是那位经

理先生早已看见他了。

“喂，喂！你这个人做事可真漂亮啊！”他从老远的就向着他喊了，“这就是你给我发表短评的法子吗？是吗？你看，我今天晨把我那一份《费加洛报》打开一看——嘿，连一个字也不见！”

“你先听我说，”浮式瑞回答说，“我当然先得认识了你的娜娜，然后才能够谈她呀。何况，我并没有答应过你什么。”

然后，为了结束这一场讨论，他就向他介绍他的表弟，艾克多尔·拉·法罗阿兹，这位青年，是到巴黎来完成他的教育的。经理的眼睛一瞥，就已经把这位青年打量个仔细。而艾克多尔，对于他这种审视，也发生深深的兴趣。他一看，这个包尔德那人，这个一向组织肉感的表演的人，原来是对女人如一个猝卒那样监禁不放的人，是在宣传上弄新花样永远十分起劲的聪明人，是一个高声谈话，随意吐痰，喜欢拍大腿的人，又是一个具有警察精神的讽刺者！艾克多尔心里觉得，在这种场合之下，他应当表一点善意的意见。

“你的剧院——”他用一个悦耳的声调，刚一开口说。

包尔德那夫用一种野蛮的词句，打断了他的话，宛如一个在坦白的朋友中间好说痴话的人。

“你管它叫作我的妓院好了！”

浮式瑞听了这个名词，赞同地大笑起来，而拉·法罗阿兹的一段美丽辞藻，就只好吞在咽喉，打住不说，心里虽然觉得十分震惊，可是外表还强做得欣赏这种词句的样子。经理这时早已经冲过去和一个戏剧批评家去握手了，那个人的文字是很有重大的影响的。等他转身走回来，拉·法罗阿兹的心情已经恢复原态。他怕露出过于惊惶无措的样子，会叫人家把他看成乡下佬。

“我已经听人说过，”他又开了口，积极地急想找出一点话

来说说，“听说娜娜有一副绝妙的喉咙。”

“娜娜吗？”经理把两肩一耸，叫了出来，“那简直是一根水枪的声音！”

这位青年赶快补充说，——

“而且听说她还是一个第一流的演员！”

“她吗！哼，她简直是一个蠢货！她到了台上，连手脚都不懂得怎么放。”

拉·法罗阿兹脸上微微一红，他象掉在五里雾中，张口结舌地说，——

“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肯错过今天晚上这个初演的机会的。我知道你的剧院——”

“叫它做妓院，”包尔德那夫又插进嘴来，象一个具有成见者那样无情的顽固。

这个时候，浮式瑞正以极端平静的心情，在注视着进门来的那些妇女们。他看见他的表弟这样茫然地掉在雾中，笑也不好，气也不好，就赶快给他解围。

“就请你顺着他的意思叫好了——既然这样才叫他高兴，那么他愿意你叫他的剧院什么，你就叫什么吧。而你呢，我亲族朋友，也别尽说这些话，叫我们在这里白白等一场。假如你的娜娜真的既不会唱又不会演，那你不就算做错了事了吗，还有什么话可说呢？这是我所担心的，也正是我要跟你说的实话。”

“做错了事！做错了事！”经理喊了出来，脸色也都涨得发紫。“一个女人，难道就必须懂得演懂得唱才行吗？喂，我的小鸡，你也太笨了：娜娜另外有别的长处啊，凭良心说！——这个长处，翻得过你们所说的一切本领，这我早就用鼻子闻出来了；这些长处，是从她的身上发挥出来的，发挥得十分强烈，如果不然的话，那我的鼻子可真是白痴的嗅觉了。你不信等一会儿看，不信等一会儿看！她只要一登台，我敢保整个场子里

的人就马上都张着嘴瞪着她的身上。”

他说话的时候，举起两只粗大的手，这两只手受了他恳切的热诚的影响在发抖，接着，他把情感冷静了一下之后，就把声音放低，自己向自己咕噜着，——

“没有错，她将来一定会了不起的！嘿，一点也不错，她会帮我的忙的，她会了不起的！就看看那浑身的肉，喂，她生得多么白嫩的一身皮肉啊！”

之后，为了浮式瑞向他盘问，他就答应详细地说明。他所用来表白的措辞，都十分粗野，使艾克多尔·拉·法罗阿兹听着有点讨厌。原来他早就和娜娜很亲昵，本来就急于把她摆脱开，弄到舞台上去。刚好，就在这个时候，他正缺少一个扮爱神的演员。他是从来不让一个女人妨碍他太久的时间的，所以宁愿叫观众们马上去欣赏欣赏她的长处。但是，这位赫赫的小姐的降临，使他的生意中起了一场争执地位的风波，弄得天翻地覆。他原有的一位明星，洛丝·米宁，是一个技艺精到的女演员，又是一个受人崇拜的歌手，她猜想到面前有这么一个对手，心里很愤怒，就整天以辞职拆他的台来威胁他。至于广告问题呢，我的天！竟为了名字排列的前后，闹得够多么凶！结果还是他决定把这两个女演员的名字，用同样大小的字体印出来这才算了事，但，这还不算完，烦扰他的事还多得很呢。比如说，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他那两个小女人——他是这样称呼她们的——一个西蒙，一个是柯拉蕊丝，她们无论哪一个，只要一不听他的话去做，他就得马上跳起来，一把把她们从后边拉住，不这样，日子就没有法子维持下去。啊，真的，他是在拿她们来卖钱；而这些贱女人，也自知她们能卖多少钱的！

“嘶！”他忽然改变了话头，扬起声音来说，“米宁和史坦那来了。他们永远在一起。你们知道，史坦那对洛丝有一点厌倦了，所以洛丝的丈夫才寸步不离地跟着他，生怕他偷偷溜跑了。”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好象他们这些戏，每出都可笑似的！”绿西在爬上楼梯上的中间，说了又说。

剧场里边，浮式瑞和拉·法罗阿兹，坐在池座的前排，又在那里向四处张望。这个时候，全场子都亮得辉煌了。瓦斯的大火头，把那盏大吊灯的水晶玻璃照得通明，许多发黄色和玫瑰色的火焰，发着嘶嘶之声。这些小火焰，从屋顶向地板上洒出一道铮亮的光辉之流。座位上的紫红丝绒，被灯光一射，都射成了湖水的色调。场子内金彩的装饰一经照亮，于是那些柔绿的花纹，和天花板上太鲜明的图画对照起来，便觉得它的颜色和谐得多了。台口的脚灯也亮了，脚灯用活跃的光辉之流，把前幕照得很亮，那颜色富丽得很，适合于童话中的一座宫殿的，一块沉厚的大紫幕，和上端与顶画之间的泥饰，已经显出许多裂缝的粗陋台口，成了一个强烈的对照。这里边早已温暖起来了。乐队在他们乐谱架子前边，正调着乐器的弦索，一会儿一声笛子的清脆的颤动，一会儿几只号角的窒息的呜咽，一会儿又是小提琴各种音符的低吟，这些，都在全场逐渐增高的人声喧嚣之中，飘浮了出来，所有观众从前都闲谈着，拥挤着，在一般的冲撞下去寻找位子坐；两边甬道上的匆忙拥塞，现在猛烈得使每一道通进场子来的入口，都在艰难地流滚进一道耗不尽的人流。人们彼此打着招呼。衣服互相摩擦，不断的一列列的女人的裙子和头饰，被男人们黑色礼服或长上衣的色头，强调得更加鲜艳。虽然如此，一排一排的座位，终于慢慢坐满了，同时，东处，一个梳妆得漂亮的头压倒它周围的打扮，西处，又一个美妙的侧脸，低下去，露出头上的发髻，髻上闪着一颗宝石的光芒。有一个包厢里，一只赤裸的女人肩头，闪耀得象雪白的青丝。其余的妇女们，安闲地坐着，娇弱地扇着扇子，用眼睛瞟随着人群往前推进的移动，而年轻男人们呢，穿着长背心，上衣钮扣孔中插着桅子花。站在池座里，用戴着手套的手